

928

コ

13

皇明文衡

一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六

雜著

文章辯體序題

吳訥

古歌謠辭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爲首終于荀卿成相彙真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



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閑行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持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

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求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

鏡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鏡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唯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爲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爲制作家

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爲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輩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

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興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胃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詩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

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蜚蜚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

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其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

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

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代璽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五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詔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儻之作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

以深純溫厚爲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冊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簡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卽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宜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其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爲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

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尊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

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編所錄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籠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
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
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
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
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
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
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
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
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云君臣相遇
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

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竝
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
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
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
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
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
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
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

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卽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籌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闡辭務在剛健揮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

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美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凡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惺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

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姦氏爲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駉駉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

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替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宋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六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

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
自柳子後作者未聞道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
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
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
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
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
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
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
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
奏惟明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
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
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爲脩辭之
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
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
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日記以善敘事爲主禹貢
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
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

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爲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爲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爲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爲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

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爲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所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未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爲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

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
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
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
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
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
因各卽事卽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
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
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剔為義其與說亦無
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
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
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
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
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
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
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
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
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
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誠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誠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誠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練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蹤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

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

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式云

謚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于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

氏注云官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廁其間至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爲一類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爲鹿盧繞之緯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寔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

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
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名
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
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
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
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
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
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
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
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勑遺一老俾倂予

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卽所謂誄辭也
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
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
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
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
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
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
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
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
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用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

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帝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爲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爲尚若夫諛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

蓋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真于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已元世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二場有判語以律條

爲題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爲貴今錄以備一體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迨元氏塲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矜式若換句拘體粗豪險怪者

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爲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錄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

始効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弼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干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

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蜚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薦好之者獨又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爲體雖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

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
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
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
戲而已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
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
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
塵垢之表竊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
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
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
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
數諸曲盛行斯音曰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
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

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
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
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
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謁周王卽明宗
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廝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
之未幾生安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
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
鐔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
明宗次子亦隣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鐔木兒復請立燕

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安懼帖睦爾在廣西年十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鑣木兒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安懼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鑣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后視政一年燕鑣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與大臣及學士巉巉等定議立姪安懼帖睦爾爲帝且詔尊文后曰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求惟皇太后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噉嗜餓秀才怎麼知我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又后母子被害夫宋待

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給衣糧此待之薄甚迫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王奪其后而生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爲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

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復也未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

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王鼻其氣象清臞若太



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

上曰都喫錦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飛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

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雜志十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

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溫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爲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疎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儉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溫而不貸其畧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

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
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
由益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
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
歟抑使可覘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
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熙
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
諸賢凜凜平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
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爲也故嘗發而
爲法原勢原之文翫其辭氣真小人之言也夫爲治者先德

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爲言則其所蘊
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
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
遠庖廚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履對云學士上瀛
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
之問至寺夜吟驚嶺巒岩堯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
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賢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

僧于衡山蓄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僞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僞爲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爲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鬚鬚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翱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猶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求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幟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

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歟元楨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況其堂與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序不以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佞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諸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若斯過惡固非可前滌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謫居時懲紆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旣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

二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天腰處度闊如瓜果之瓣其近蒂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爲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爲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爲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旣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失所衝射則

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甕蚋蟬蟬之聚散緣噉也

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亭生於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亭也故謂之月亭亭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烝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烝行一周天烝亭皆有度數無尤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拜七政爲十一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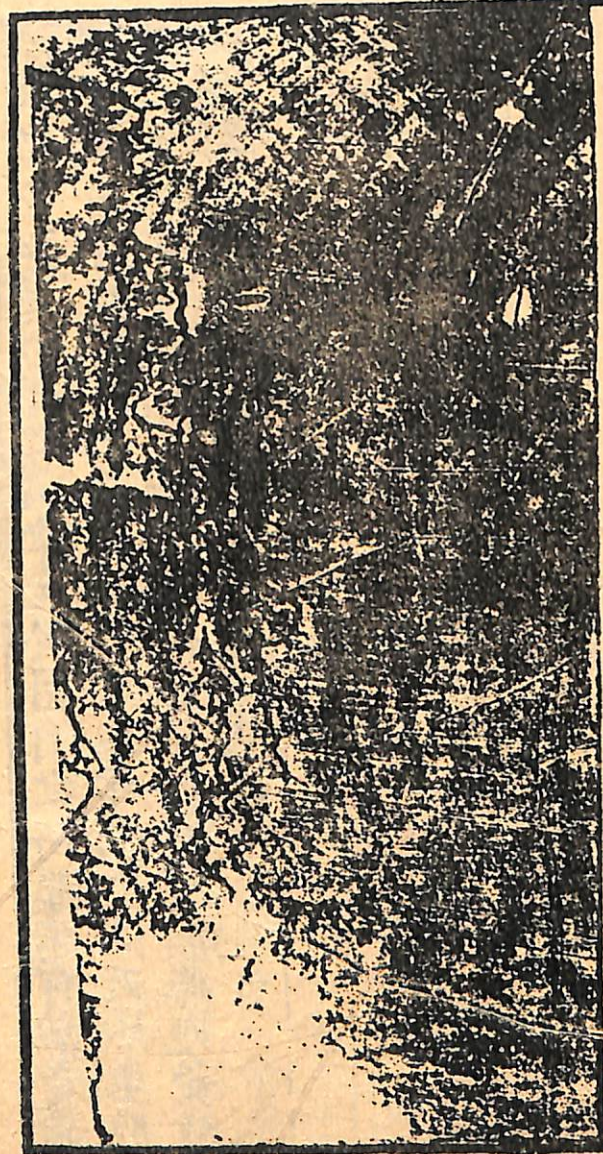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傳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聞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



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
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
海所至歎歎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
同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鳧歸來兮何極鳧去兮關水黑
化爲朱鳥兮有噉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
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
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塋地作許劭錄
及翺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塋我許
劭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
治毛氏詩陳宣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
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
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

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願
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
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執移
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鳩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實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
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
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
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
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
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

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晁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儼惡可怖晁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晁如事性時晁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晁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晁亦笑著作卽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晁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僅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晁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晁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音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

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晁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爲卽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俵俵無所依晁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晁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晁爲妄晁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蒔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

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
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
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真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
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
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宋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
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
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篴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
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
哉馬不_音要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
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爲郡
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
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
之言獲如其請卽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
丞孝先不幸絰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
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
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
勞使其歸養雖卽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
然質體尪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

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斂衽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視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東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毋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毋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毋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毋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毋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

井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毋濕衣奉糜食毋抱衾寢毋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毋訪之苟無人事毋環雖貧獨不能奉毋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毋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毋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毋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毋事之毋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毋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飭以毋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替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大夫人在環家日夜

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毋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毋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毋彌謹然毋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况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

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爲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勉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靳黃妖寇起破州郡屠劉人如刈草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爲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下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縣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

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爲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挈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贊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矮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邪構槩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

與媵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窳窳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歛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于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爲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考定伯夷傳

王禕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伯夷名允以秘春秋臧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自古之士以不辭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

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見於經史而伯夷之節則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

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

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莫能無怨且七十子之徒仲尼

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

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

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此引言

德而早夭盜跖暴戾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

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

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

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徇財烈

死太夏試者由子其目賴希天

士徇名今者死權衆庶憑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
人之志善惡不同爲善者困衆人之惡而愈輕然易曰同明則盜跖曷嘗爲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爲輕哉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於後世哉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未後善名之不著所以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沒世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萬喙
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
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
其末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

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伯
夷傳首述載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
始及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
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也司馬貞
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爲註解予切病之因爲
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
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
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
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
第之曷有妄贅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爲聖人
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以成其
美也而奚僭之爲况乎史記本不完之書故褚少卿小司馬

氏輒爲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埃覽者詳焉

熊孝子傳

熊孝子者名仁瞻唐洪州海昏縣人也性至孝仕爲左衛府參軍袁州宜春縣丞喪母奉柩而歸卜宅兆於縣西之歸義鄉而其地岡阜峻嶮喪輦莫能致也仁瞻念非水道不可達誓傾家貲掘地爲川以通江方庀工俄而天大雨水自墓旁近地湧出成川與江流接舟以得達而窀穸之事遂矣既葬結廬墓側居六年有慈烏來巢共稱異焉於是江西觀察使路嗣恭列其孝行以聞大曆十年秋勅旌表其門閭仁瞻後再調江州司戶又遷越州蕭山縣令卒于官年七十有三世因名其川曰孝子港橋曰孝感橋所居里門曰孝錫坊海昏

至宋改建昌隸南康軍淳熙六年新安朱熹守南康首命有司依准勅令護其墓且遣使祭之其文曰熹假守茲土致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司馬嵩從事中郎司馬延義以及熊君皆以孝德聞而熊君精誠所感獨致湧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乃復以其事請于朝有旨存加旌表繼而嘉禾陸德輿來爲守聞而嘆曰熊孝子事前守朱文公之所表章也吾其敢不成其志則大書有唐熊氏旌表門閭八字勒諸石俾縣令鄭伯承新作其里門厥後爲守令者咸護視之惟謹莫或能廢也孝子子孫相繼縣衍至于今十一世矣

太史氏曰余家烏傷縣縣人有顏氏者秦人也蓋塋其親而躬負土焉群烏銜土來助烏吻皆傷故漢卽其地縣且名之

至唐又改名義烏表孝行也及余得建昌熊孝子事至慈烏
來巢與吾顏氏事頗相類爲之於邑久之因竊嘆曰至哉孝
乎一念之烈其感物固如是夫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
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傳

汪同傳

趙汭

汪同字仲王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
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
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躡屨不檢束母夫人葉氏怒其不成
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群牧戲爲分隊立長教
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爲將帥則於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
群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
騎射所有貲貨盡喪不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
者與飲道者曰吾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
頭騎善馬名傳天下官二品愼保令終語訖出門卽不見及

歸所假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爲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
不累于兄兄歎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數
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起斬黃
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張士謙力禦
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乃推同爲首依山
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
兄歎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平章三旦八喜曰得子兄弟
無憂矣癸巳三月三旦八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
撫哈迷軍復湖州廣德以會于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
首開五嶺道路獻馘韓門於是鐵古鐵兒軍由回嶺進元帥
劉脫因軍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
源州捷聞平章遣使賚白金盃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

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迷軍馬
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二十二日
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三戰乘勝前趨
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同爲餘干州同知敵
爲浮梁州同知敵卽辭歸邦彥苦留之對曰敵本田家不閑
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旣平定
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
望弟同爲國吾當爲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
競趨焉同從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
破敵往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
能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老老至饒首嘉
勞之三旦八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正月委

鎮圓溝八礮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八礮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招諭擇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之卽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童元帥鎮徽州同還家舉爲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寶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

師揚完者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三旦八去後朝廷以脫脫阿魯灰竝爲元帥分統三旦八軍遇賊勦捕叅政恩寧普軍鎮州城鎮撫哈迷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隙而進官軍潰恩寧普軍還駐婺源以東帛玄纁起同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二月同與賊戰于橫槎嚴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爲國除賊婺源不守又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諸軍糧未甲卽上馬出北門溪塆遇賊與鬪道狹劒戟互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同躍出拔劒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恩寧普軍于開化之蕩溪身被數創恩寧普躬傳善藥列脫因解衣衣之昇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

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嶺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往中英強之曰嶺於公爲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夕齧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嶺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爲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嶺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爲先鋒長叅政恩寧普以休寧縣尹起叡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爲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等葉宗茂汪周來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卽爲搆弄握權之機矣叡心惡其

姦貪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嚴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規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梁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卽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戶朱文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叡方奉二親開化恩寧普遣使要叡至委集餘兵督守諸險阨以爲同聲援其父謂叡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況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諭婺源遣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朶粘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叡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

源守兵潰二十六日敵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朶粘帖木兒萬戶王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敵見諸軍不進自領兵破汪可桢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游山諸賊若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饒城因朶粘二帥已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敵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政來鎮徽貪暴爲甚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政又徇私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爲觀國所抑遏敵嘗言趙汭學高識遠可爲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爲輔至是汭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爲觀國所短毀不聽用政先以小惠收其

梟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爲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卽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爲此盜賊見識致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駐嚴趙小九元帥以私憤與政戰政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爲朝列大夫都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八爾思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卽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爲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八爾思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爲嚴陵客也八爾思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

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八爾思曰甚
善同還休寧八爾思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移而止同
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書嘉勞江浙省
平章慶同三旦八書問不絕五月丞相達識帖木兒以天子
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
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由婺源攻其後敵方以毋
憂家居具觀國潛逃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
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
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余善往克魯果於黃
墩候之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
克魯候于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饌
候元帥數步卽是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

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天下豪傑自
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知之卽馳馬偕至
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
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
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月歲己亥冬告完爲四門門各重
簷複屋城上環樹楊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
皆來附儒賢并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
逃遂安依長鎗邢同僉邢自歸于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
族父周以請同欣然招之叡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
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噓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我觀
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密
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畢騎潛往浙

丞相達識帖木兒奏爲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
張大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識
帖木兒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
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住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
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爲天子掃清寰宇建萬
世不拔之基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
自姑蘇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
朝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江
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家者且
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淮安史適與
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爲賊降將田豐所害史曰不
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則不暇我謀可待

中原事定尋爲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
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爲保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
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
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
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卽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
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
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
卽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曰我之來
以汝爲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從汝反邪四平
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爲別同曰爲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
死忠不爲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
二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爲榮祿大

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
癸卯八月朱先生升爲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羽爲曹操刺殺顏良於萬衆中以報德而卒往從
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爲漢室之冑雄才大略足以有
爲羽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
井立勲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羽
蓋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荀子富貴者爲
何如哉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
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罹
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

群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銜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
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
絙齊曳地目矐子炯然風約踈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
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卽也從其所之前遇高
丘輒躡屨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
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渝
以膏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則其所
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爲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
遺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
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
大父嘗爲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
稱許欲樹立奇勲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

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爾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俗醫僥倖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燁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

以其術授君故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汙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爲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嗟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

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九

傳

櫻寧生傳

朱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從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十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唯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

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
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
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
日進益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據其所
得授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
開闢流注方圖補寫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
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雖皆有繫屬而唯督任二
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
二經竝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
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隱穴六百四十
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祕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

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樓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無間
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
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樓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
行步輕捷飲酒無算人有請雖和寒暑雨弗憚世多德之其
治法往往奇中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曰采表著者
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於
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頤知醫授以蘗麥梔苓諸滑利藥而
閱益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瀉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
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原者也臚中之
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
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
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閼若淋狀小腹脹口吻

渴邀壽診其脈沈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卽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痛三寶廉使仲子之妻秦不華尚書妹也病滯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爲清暑散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卽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堅之劑病瘳而果孕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旣而水行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澀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爲血海任主胞胎爲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

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爲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燂內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爲丸以伏其燥利而瘳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爲鬼壽診其脈壘壘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登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邪卽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旣去繼服旣濟湯

二十劑而瘡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溫若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役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彥博

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九月餘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旣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卽瘡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與來杭城舍客樓盛

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木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撤幔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懣手足清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癢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羣凡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末三十疔瘡若衰老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

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二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栢或盈盆益且二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即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月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煮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

心疾狂歌痛哭裸程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
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
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
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
挈家渡浙江往來勤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
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爲瘥證當進附子持論
未決其弟熙賜謁櫻寧生曰舍兄病亟唯幾生忍坐視不採
乎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遍體
皆赤班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
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
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
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賜館于魏氏一日乘

盛暑肩輿入邑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胃拒痛體熱頭
眩病且殆或以爲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
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爲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
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用和病
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
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
爲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脈且陷
弱始亟以前劑服之連進四五劑乃効人始服櫻寧生之賢
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
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櫻寧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
者忽出人恠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
生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

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
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
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
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脈兩
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灸
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枝散佐以懷木諸香茯苓青皮等十
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効王宗
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疼痛其里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
固邀櫻寧往視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
中下因爲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瘳陳
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其彈營
慮中積痰延外受風邪發卽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爲製清肺

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眾詰之曰是出何方書
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
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証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
眩暈嘔吐卻食煩滿咳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
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
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爲
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南丞相方公
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壻戴
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
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
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冷
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

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已去
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
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竭洋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
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
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
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
昇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
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
回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効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
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胃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
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
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櫻寧曰積飲滯痰橫於

胃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
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日
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擦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
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胃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
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
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櫻寧生至診視脈弦數六至有餘生
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
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
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矣血
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茸桂
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
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

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瘡瘡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始其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上尤弦疾父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決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姜附櫻寧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胃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滿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眈眈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澀不調無復參伍甚在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于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

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効始以爲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瘳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潤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卽以真武湯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夏子韶妻始病瘡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父服桂附後瘡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

肥至初冬子詔謁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
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
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爲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
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
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
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
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
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
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爲
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瘡鄭高卿母倪病瘡寒熱嘔
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爲清脾氣理
中脫不效邀櫻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

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
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迫不下則積不
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
通利卽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卽思食
旋以姜橘參苓淡滲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
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日中晷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
藥悉試之罔効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
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歉然未
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
中焦從於積下焦從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莫吐莫食朝吐
小溲利大便秘爲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
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

每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附大作服外以革撥良姜吳檉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姜糊爲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卽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脈浮以汗解矣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姜附益大熱手足搖擗語謔目攢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

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烙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卽先爲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姜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

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圻裂召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漉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浹旬莫効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爲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

治翁證矣卽治裝往翁家驚寤至卽爲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鄞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卽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觀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道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櫻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爲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瘳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

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末殯宮金玉故
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念乃貨家具行貨得白金若
千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
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
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
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
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
志奈何珏曰吾以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
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
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爲諸浮圖乃哀陵骨
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
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

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
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
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居之先是珏
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官闕遶麗
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
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
然而北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
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
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
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
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

國士之風者非珥誰歟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

鄭烈婦傳

宋濂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諱勝字文素敏慧而勤柔順而婉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尊能敬事夫盡禮處眾以和上下咸悅而安之洪性聰敏受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

國朝開基建業今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參謀軍事陳善効忠甚見禮重又之用薦者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宦寓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義氏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汙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鄰媼強以糜粥不聽如

是者八月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絕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烈婦事聞

皇上嘉嘆曰此真義門婦矣濂承乏國史既登載其事復著為家傳而歸之鄭氏云

史官曰余居金華熟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呂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今蒙

玉音之嘉美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庸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

豐本傳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又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礪居學

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為臨人屬與昌氏善氏弟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雖七月詩亦歌其中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名之先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

葱然即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太椿以八千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于周間出于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庾杜衛之流歟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

傳

鐵崖先生傳

目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爲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旣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急去梯輓轡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搶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爲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

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僭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

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恠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

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
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
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
之遂得窺轡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
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文臣屬於契
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
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
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
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
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
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
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

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
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
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
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
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
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
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
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
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爲遼漢興而人心應
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
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
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

大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王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

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卽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爲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

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

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

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詞爲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恥吾又

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爲論辨出見者避之謂其正大光明雖

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卽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弊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

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拔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况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祥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蹶躄者進隋夷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贊密者未見其砥切

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伍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眾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眾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

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 京師年已七

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塋之先生為人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眾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

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
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
次曲凡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抗鐵崖務鏹一代之陋上追秦
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害者一人而已湖南
李祈評其所作曰王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誶而名益昌良
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文豈位也
哉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
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
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

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沅無所
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
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
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其
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酖不可近也生
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卽命駕往坐上座爲語古
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爲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
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憎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
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
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
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
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

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
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
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唱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
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
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
皆多生謂似婁君鄉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
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
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悶希復執筆歆慕靜
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
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
然非士所先晚迺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

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遠遠道德者異矣

天刑生傳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
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
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曠吾薰吾掘
吾鈇者孰爲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
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
坐族子德脩乾沒內庫物簿錄其家就逮南京

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
天子卽天也

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
皆不大顯未嘗竊王柄作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

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隱致邪夫天於人也隱隱猶且察之而矐之薰之攬之鈇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剕可剕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于彼是劓是剕是剕是戮顧乃陰矐生目薰生耳攬生手鈇生足不旣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吉者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示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剕可剕可戮者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邪生俱弗之答

驟然歌衛人之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疾廢

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史示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其疾患至于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

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爲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達生之謂與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

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

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

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

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時視其夫河橋上夫旣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况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

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

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頌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

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湏役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昔方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

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

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爲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

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常乾乾繼登康山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奉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

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槽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槽李耳槽李旦出卽汝輩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邪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槽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徭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

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邪廿七府之賢守哉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

藏州馬知府及先府三陽彭逢吉

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

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棗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

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旣至西安之達官

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

經後多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

中鄒奔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甚

博爲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

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

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遣書督其學

文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槩爲傳手鐸一通以寄其子賓畿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周是脩傳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脩之所自出也是脩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

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脩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

錄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菑華集進思集是脩汲汲導誘人善
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人所
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慈皆知名當世是脩之學雖間未純然
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
特立者歟是脩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
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脩者獨余在每追念
君子清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
授其子轅使傳焉

皇明文衡卷之六十

第 3579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コ

13

第 3854 号	平 3 11 55	第 3854 号
		第 3854 号
		第 3854 号
		第 3854 号

録岡節悠絶廻言家川為筆集進思集是脩及及尊誘人善

